



两个天空

■ 罗西

我喜欢漫游,喜欢看不同的天空。

那时,我住在海口。傍晚,我走进电梯,还没有从繁忙的工作中回到现实,便迷迷糊糊地下了楼。这时,阳光即将离开这座城市,地面虽然暗下来,但天空依旧是明亮的,我感觉到光阴在不舍地离去,内心一下子被天空即将消失的湛蓝和一抹长长的白云尾巴吸引住了。此刻,人间的街灯已经登场。正是黄昏和黑夜交接的时刻,我恍然一阵惆怅……

来到这座海岛已经五六年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不再看天空,只看人的脸色。虽然海口的天空是最美的,曾经那么深刻地打动过我。我站在乐普生广场恍惚地想着……

这是在海口地段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上,但奇怪的是,人们把它叫阴阳街。因为街对面很繁华,我站的这边却冷清很多。也许因为有金融大厦盘踞,她就在我们乐普生大厦旁边,这座完全没有商业气息的建筑,深锁花园绿树丛中,里面的金融大厦像个五星级会所,从树林顶端露出的红色楼边,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海口的地标建筑。只有乐普生是例外,是海南商业成功的范例,可以想象我们付出了多少艰辛。

我站在两个建筑之间抬头望着天空,这时,一辆的士轻轻地停在我身边,我不假思索地开门上车,自言自语:“天空太美了”。

“哎呀,我今天心情很遭,听你这么一说,一下子开心了。小姐,这趟我免费”。司机说起一串话来。我转过头看了一下司机,黑瘦健康的海南男孩。海南人的朴实简单是大陆人没有的,和海南人在一起不用太复杂,他开心得笑着,我也笑了一下。那天傍晚的天空,永远地留在了记忆中……

现在的家,在陕西南部的一个小城里,走一分钟的路程就可以看见汉江。这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回到故乡再也没有繁忙的工作和高额的任务指标像催命鬼似的让人喘不过气来。我的时间可以很自由地安排,安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每天去看看天空。有时锅里蒸着饭,便轻轻带上房门,呼吸着江边第一口有些寒冷的空气,心情不知怎的就那么欢喜起来。

我是一个不习惯早起的人,但在夏天的清晨,我常常早起去河边散步,享受清晨第一缕凉爽的阳光。有时中午的阳光太烈,河边空无一人,也便是我的天下。我会躺在树荫下的椅子上,脸上盖着草帽,幻想着自己是一只蝴蝶。

虽然我喜欢黄昏,但那时河边散步的人很多,拥挤的人群好像把天空都搅乱了。

我选择在人群稀少的时候做长长的漫步,独自游荡好像是一种不断抛弃又不断清洗的过程。很多好的构思也许就在这时不知不觉冒出来。

去汉江边,成了我每天的一次旅途。我每日漫步的路途大致是相同的。从水西门出去向西,穿过汉江大桥,在清水广场绕一圈。有时只沿着水西门向东边走,会遇见马老师在锻炼,有时站着说一会闲话,或者挥挥手自己走过。他常在早晨打电话让我出去锻炼,吓得我只有关机。冬天快来的时候他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冻破石头。到时候你怕起不来啊。”其实,我不怕冷,只是不愿意暴露自己的散步时间。

有时遇见童年伙伴小李,我用各种理由不跟他同路,有时远远看见他向我走来,我掉头就跑,这样无情对他,他也不生气。在江边偶然听见唱汉剧的声音,知道那是些什么人,谁和谁,但还是不愿意走过去招呼。只远远的听着。有时看见一个老头在拉二胡,音不准,耳朵实在忍受不了,便走过去,拿过二胡,定好

音,再交给他,不做交谈便离开。

我喜欢适度的孤单,心灵上最释放的一刻,总舍不得跟别人共享,安静的时候不喜欢别人在耳边说话。清风明月都该是一个人的事情,倒是吃饭,人多些比较有味。

春天河边的花开了,我会约朋友一起去赏花。有时河边各色各样的游客,不同的生活和不同地方的人,在弹丸的河边小道行走,互不了解,却平静的两不相涉,也是有趣的画面。人和人的距离不在外部,而在内心。

傍晚,有时去逛街,不一定买东西,只是逛逛,只是喜欢黄昏和黑夜交接的那一段时光。看着街道上空的天空,看着地面上忙碌的人们,再看着一家家专卖店里的橱窗和昂贵的衣服。似乎跟我没多大关系,这些华丽的衣服已经不能打动我了。红尘万丈,在茫茫的人世,竟还是自己的来处?

我走在北方寒冷的大街上,穿着厚厚的大衣,思绪飘飞到南方的海岛,在那极度绚烂又极致安静的湛蓝天空下,曾有一位女子为了生计快如飞,我离她越远她的样子越清晰,对她的怜惜之情油然而生,但不知,那时的她是真的她,还是现在的她是真的她?

一棵漆树的眼泪

■ 陈平军

这样的夜晚,适合怀念,适合怀念。据说,今晚的月色,今晚的夜色,多年之后,一定是成色十足的古董,成一不小心摔碎的陶片,在时光里凝结悲情的泪滴。

半杯惊悚的目光,早已呈无法释怀的家具,越擦拭,光泽越闪亮。我对时光不过敏,只对你难以忘怀。所以,沿着时光边缘,在并不常见的月色里、夜色里把你渐渐剥开。

瓦砾间,泥土不多,水土,养分稍显吝啬。消瘦的树冠绕过轻蔑的雨水,绕过藤蔓的纠缠,以黑黝黝的厚脸皮,还有许多蓄势待发的卧薪尝胆的心酸,都凝结在厚实的表情里。你永远不知道,一道怎样锋利的刀口才能把老谋深算心事剥开,力度与手势如何与伤心的往事打结,才会渗出苍白泪珠?

乳白色的浓浓汁液,浓烈到何种程度,依然能咬人,伤心于无形。大滴大滴的泪滴从伤口边缘渗出伤心欲绝的表情,这与多年不见的月色多么相似,是被时光抽打得难以忍受了么?终究没能忍住疼痛便溢出了泪水,还是像今夜突然遇到伤心往事的我一样泪盈满眶。

这种哭声,就像慢慢打开的月色,铺满庭院,但却是一种很愚钝的流泪方式。撕心,裂肺,犹如这薄凉的月色缓缓打开受伤的心灵。缓慢而沉重的手势和切开诚实的面部的手势如出一辙,甚至就是,本来就是。眼泪缓缓流出,寒意,何时褪去?原本蕴藏热烈激情的出口,何时喊出锥心的疼痛。

漆树一旦遇到伤害,无法喊出声音,最后的挣扎只能用自己的本能做着力所能及的弥补,在眼泪渗出的那一瞬间,漆树皮迅速做出选择,集聚力量开始修复撕裂的皮层。

而割开伤口的人拿出贪心的一大桶,让悲伤慢慢流到虚荣里,割了一刀又一刀,直到虚伪无处安放才罢休。失去养分的叶子,只能耷拉着脑袋是在抗议着什么。遍身刀伤从树根开始一直延伸到无处可呐喊的天空,伤痕在阳光的暴晒下显得更加手足无措。难得是由于你的眼泪本身有侵害人们皮肤肿胀的残缺,就要承受这些磨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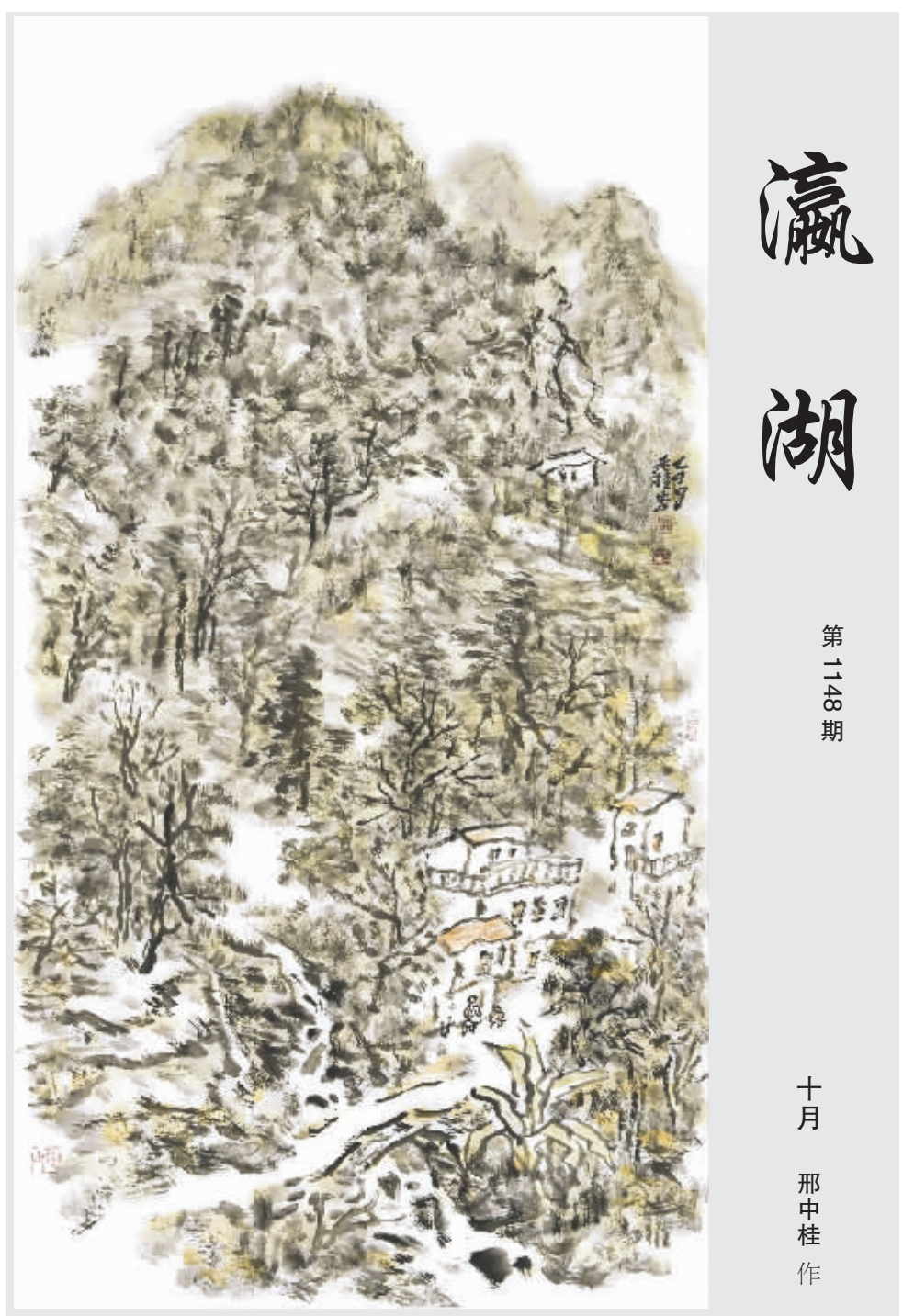
可是,你这惨白的眼泪经过加工,用最纯的悲情涂抹家具。不添加幸福成分,美其名曰土漆、生漆。家具油光可鉴之时,悲伤更不会褪色,持久时间很长,家具表面还可以耐岁月的煅烧。

内心不会。漆树的眼泪映射在家具上,成为家具的眼睛。这绝不是悲伤的出口。悲伤被提取后却在家具的表面重生,泛着晶莹光泽的家具,手感滑溜,有种被打磨后的感觉。

人,用一种植物的泪水擦拭另一种植物的悲伤,到底是谁的悲伤?一棵棵流干了眼泪的漆树为获得新生,在伤痕处长出很厚的结痂,浓浓的树冠枝繁叶茂,高涨对生命的渴望。

抚摸着伤痕,想象着漆树如何在割伤后努力生存下来的艰难姿势,那是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可是漆树在皮肤割破还能在泪光中生存下来,漆树对割破皮肤这件事没有选择的余地,人们对漆树做出了选择,而漆树只能接受命运。眼泪这种对抗命运的武器,在自身受到伤害时自然而然弹出的一种光芒,假如生物都无动于衷任由刀锋切割,生物共同体何时呈现温柔之光。

植物的眼泪,不是哭泣后的残余物,应该是新生命的一种改弦易辙,或者洗心革面式的变换主张?



瀛湖

湖

第 1148 期

十月 邢中桂 作

小城九月

■ 何娟

周末的清晨,阳光洒在床被上,我在桂花香中醒来,六岁的女儿在我脸上印了一个香甜的吻,奶声奶气地抱着我,撒着娇让我陪她去捡桂花。我牵着女儿,女儿穿着粉色的小裙子,提着一个小白篮子,就蹦蹦跳跳地出了家门。

我住的小区种着金黄色的金桂,黄白色的银桂,还有橙红色的丹桂,虽然颜色各不同,但香气却一样的浓郁。秋风吹过,三三两两的桂花瓣随风落了下来,女儿很兴奋地赶紧跑过去,一朵一朵小心翼翼地吧桂花瓣捡进篮子。我笑着嗔怪她,小笨笨,你怎么不用手把花儿扫到一块,那样不就能抓一大把嘛,这么一朵一朵地捡,多麻烦啊。女儿却说,妈妈,可是一起扫,把她们弄疼了,那怎么办呀?我很感慨,其实孩子们的内心比成人更有爱、更温柔得多。回到家,女儿认真地吧桂花瓣一点一点地放进小喷瓶,然后再倒入纯净水,她说这是送我的桂花香水,还说希望妈妈永远年轻、永远像桂花一样香香的!此时,我觉得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个不紧不慢的小城里,一日三餐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每年到了秋天的九月,只要你来到平利这座小山城,不论你在哪个角落,你走到哪,满城都能嗅到桂花的香味。这个香味儿沁人心肺,让人陶醉。这个香味儿,最容易勾起心灵深处的记忆。让人想起青春,想起那时的爱情。

那年也是一个桂花飘香的秋天,在学校操场的乒乓台,认识了一位高大、阳光的男孩儿。我生日那天,他送我一个用桂花做的香包。递给我时,他的眼神柔的像一泊水,好似要融化了我。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晚的月亮最亮,那晚的星星最多,那晚的空气里都弥漫着桂花和爱情的味道。多年后,彼此都有了家庭和孩子,都在为各自的生活而努力着,偶尔心无涟漪地问候一声,这种感觉如桂花香般浓淡得刚刚好。此时,就觉得幸福就是在一起时好好爱,分开时各自安好,不强求的岁月静好就是最好。

在这个桂花飘香的小城里,还住着我的父亲和母亲。记得小的时候,老家的院子有一大棵桂花,父亲在桂花树下搭了一架秋千,每次我荡着秋千在桂花树下像蝴蝶一样飞上飞下,笑声能把桂花的花瓣都震落下。花开得最繁茂的时候,母亲就让我跟哥哥扯着一个大床单,跑到桂花树下去接桂花。母亲用力摇晃桂花树,哗啦啦,好多好多的桂花瓣就从树上掉下,我们就开心地大喊,啊,好香的桂花雨啊!能干

的母亲把这些金黄的、雪白的桂花自然阴晾干后,放进茶叶里,就变成了又香又美的桂花茶。还剩下部分,母亲会在过年的时候把它们做成桂花糕。这让我的童年回忆起来都是浓浓的桂花味道。

今天秋天,我收集了一大袋子桂花带给母亲,可母亲喃喃地说,还是老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桂花树开



大雁摆着人字阵向南飞(外二首)

■ 李喜林

大雁南飞的时候
我在麦地仰首为它送行
雁影在我脸颊浮过
麻雀也在送行,在稀疏的柿树枝丫
电线杆,五线谱上
为它送行
大雁南飞的时候
鸣叫声不亚于贝多芬的悲怆
柳树残留的条形叶板不愿情愿飘落
枝头半颗熟透的柿子
一不留神就掉落了下来

大雁南飞的时候
庄子的天空成铅灰色的脸
炕门塞堵不住辘辘白烟
狗的嘴巴眼见着变鸟
圈里的牲口在抢占干燥的地面
村庄灰土乱飞,鸡们围拢在铁匠铺门前

大雁南飞的时候
我的肩膀上再也看不见雁影
土墩台那里腾起一朵土雾
盘旋着在庄子南的坟地翻腾
旋风柱越来越粗壮了
野草、挂梯、灯笼在助阵呐喊

大雁南飞的时候
土旋风在庄子里旋转

麦草垛的顶盖揭走了
皂角在被风里叮叮当当响
土壕里来了一次大扫除
旋风捎带着将庄子的声息变奏
大雁南飞的时候
土旋风也飞走了
留下庄子一个少见的黄昏
那个叫伯伯利牙的风
猫踩雪一样,悄悄地来
悄悄地走

咳嗽

娘的咳嗽
每年在冬天到来
娘将肚子咳成一面漏风的鼓
随着捣点的节奏加快深入冬季
越来越急促的咳嗽使冬天漫长
娘身影摇晃在炕墙上
我捶背的影子粘在娘身上
而后是:咳嗽,捶背
二重唱响在瘦得像
蜗牛走动的晚上
那些年冬天啊
爹红着眼睛哥红着眼睛
连我的家的鸡跟猪都红着眼睛
都害失眠症
那些年春季啊娘就摇小纺车

那些年夏季啊娘就踏织布机
娘要赶在咳嗽来到之前缝好全家的冬衣
娘的咳嗽静止在一个冻破瓮的寒冬
娘走了几十年
娘的咳嗽依然留在这世上

写给爹娘

多少年叫出的称谓
没有回应了
坟头丝丝磷火
是纸线燃烧的舌焰
爹娘走时,尘世还很寒冷
现在暖多了
我借着火烛
送给你们过冬的衣衫
爹娘在世时,不觉时光飞快
你们离开了
不经意就是多年
人总是经不住时间的锤打啊
像庄稼,老了一茬又一茬
尘世上,一切都在变
咱们的土屋早不见了
庄子和庄子的皂角树还在
我是挂在枝头上一只黑瘦的皂角
想我了,你们就回来看看